

万银阁

地下

交通站

他们战斗在日寇心脏，
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！
岩波◎著

电视剧版即将上映！

惊！险！绝！诚！憨！巧！

抗战时期的天津形势几多险恶，
年轻的地下党员刘海涛工作、斡旋在一个汉奸杂志社里，
他以顽强意志、聪明智慧和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，
把这家杂志社变为了地下交通站，
在敌人眼皮底下演出了一幕幕让人叫绝的抗日活剧。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下

交通站

岩波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地下交通站 / 岩波著. —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4.5

ISBN 978-7-5171-0462-9

I. ①地… II. ①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46669号

责任编辑: 陈昌财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甲16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ysfazhan@163.com

E-mail: yanshicbs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17印张

字 数 338千字

定 价 29.80元 ISBN 978-7-5171-0462-9

目 录

第一章 凶残日寇·····	3
第二章 两条战线上的骁将·····	16
第三章 英雄豪气·····	28
第四章 意外的任务·····	41
第五章 老蒋部下评说老蒋·····	53
第六章 救命药品·····	66
第七章 夺军马·····	78
第八章 日本顾问酿的血债·····	91
第九章 宿 敌·····	103
第十章 茅厕之计·····	116
第十一章 浴火女人·····	129
第十二章 血腥慰安·····	142
第十三章 清 剿·····	156
第十四章 刺杀目标·····	170
第十五章 壮士西去·····	182
第十六章 跤场的下九流·····	194
第十七章 雄关漫道·····	207
第十八章 矢志不渝·····	220
第十九章 年轻人之间的意外较量·····	234
第二十章 日军投降后的疑案·····	247
尾 声·····	260
后 记·····	266

题记——

“历史是这样创造的：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，而其中每一个意志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，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。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，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，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，即历史事变。”

——恩格斯致约·布洛赫

1890年

主要人物

一、刘海涛，26岁，北洋工学院肄业，地下交通员。在艰苦环境里出生入死，殚精竭虑，由年轻冒失快速成长为成熟的地下党员。

二、梁海天，30岁，冀东八路军团长，智勇双全，优秀指挥员。

三、周掌柜（梁雨松），55岁，地下交通站站长，地下党员，忠诚老练。

四、姜其武，30岁，游击队长，经常过封锁线出入市区，老到成熟。

五、郭明振，25岁，交通站站长，商铺掌柜，狭隘自私，目光短浅，工作缩手缩脚。

六、吴友善，34岁，先是国民党军人；后逃回天津，进伪政府工作；最后投身抗战。

七、河马科长，45岁，伪政府科长，借工作之便牟利，被吴友善除掉。

八、孔令诚，伪治安军副司令，50岁，原国民党军官，后投敌成为伪军，经刘海涛策划脱掉汉奸服装回到国民党军，投入抗日。

九、牛万里，洪帮头目，60岁，曾为大学教授，早年追随孙中山，后看破红尘遁入佛门，建香堂口，被推为洪帮首领。把守大红桥为洪帮牟利，日军也买其账。后帮助抗战。

十、孔德贞，孔令诚侄女，24岁，北洋师专肄业，杂志社插图画家，思想进步，后成为刘海涛对象，为地下党做了很多有益工作。

十一、孙向阳，36岁，津门跤王，因教练摔跤成为刘海涛拜把子兄弟，为打通大红桥码头做出贡献。

十二、万家铭，40岁，进步作家，在沦陷区写出很多曲折隐晦的言情小说。

十三、马向前，40岁，杂志社总编辑，对日本人百依百顺、恭敬谄媚。

十四、翟小倩，24岁，杂志社编辑，后成为名噪一时的小说家，与伪市公署高层接触套出重要情报，为抗战做出贡献。但一生背着汉奸文人的恶名。

十五、齐有为，26岁，刘海涛同学，因嫉妒刘海涛不惜做了汉奸，却被日本人除掉。

十六、小野，50岁，日本顾问，狡诈凶残，被姜其武除掉。

第一章 凶残日寇

满地打滚的枯叶还没有被秋风刮净，初冬的第一场小雪已经天女散花一般漫天飘舞了。与寒冷肃杀的天气相对应的，是1942年日军进行残酷的“五一大扫荡”半年后的一天，对日军顶礼膜拜的天津《东亚晨报》在二版头条位置登载了这样一条让人触目惊心的消息：

“共产党交通员王三身上携带重要情报，在蓟县卡口遇大日本皇军搜检，王三拒不交出，而是吞咽腹中，于是遭大日本皇军的刺刀穿膛，切开胸腹，后被石磨碾成肉泥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还望国人吸取教训，积极配合大日本皇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构想，做顺民做良民，远离一切危险。”

这家报纸一向配合日军，为其占领和统治天津、掠夺经济资源进行舆论宣传，被老百姓私下叫作汉奸报纸。这样的报纸登载的消息靠得住吗？

在《大天津》杂志社做编辑的年轻人刘海涛就从来不看《东亚晨报》。屋里的同人举着报纸低声告诉了他这个消息，让他突然一个激灵，大脑“轰”的一声，犹如五雷轰顶！王三是弟弟梁海山的化名，弟弟就是交通员。报纸上的王三是不是指的弟弟呢？难道弟弟就这样牺牲了吗？

弟弟什么时候去的蓟县，父亲怎么没对自己透露一点点口风？难道又是《东亚晨报》正话反说在造谣？父亲一直认为刘海涛有小资产阶级情调，优柔寡断，在女朋友问题上撇不清；还认为他有恐日情绪，便对他不是十分信任，并没有因为是亲父子而有所改变。

其实，刘海涛有所不知，他身边一直与他关系腻腻呼呼的齐有为便让父亲不放心。

父亲大半生阅人无数，看人眼睛很刁，齐有为的一切在刘海涛眼里似乎很正常，而在父亲眼里，单从齐有为“鬼头蛤蟆眼”的做派，就让人心里打问号。

快下班的时候，邮差给刘海涛送来一封“《大天津》编辑刘海涛收”的信件，信皮上注有“稿件”字样，但刘海涛凭经验就猜到，这是“上线”专门寄给他个人的。他急切地打开信笺，见是一篇1000字左右的短稿，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：“阴霾排空，东邻失脚。马上告诉周掌柜，礼尚往来，欠债还钱，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。”不了解内情的人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，但刘海涛却看明白了，弟弟确实出事了，应该立即将消息通知父亲。他心脏怦怦乱跳，恨不得马上便跑到父亲那里去。他不时看看墙上的挂钟，压抑着焦灼不安的心绪。

掌灯时分，刘海涛审完最后一篇稿子，便到后院请示总编室主任，是不是可以下班。总编室主任马向前和日本顾问小野，还有两个市里商会的人在打麻将。四杆烟枪吞云吐雾，屋里乌烟瘴气。小野是个中国通，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。牌桌上稀里哗啦的声音冲击着刘海涛的耳鼓，他非常烦闷地等候马向前发话，偏偏马向前不发话。而小野却冷不丁说道：“十块钱一锅的，不过瘾，涨到二十块钱的一锅，金杠的、天儿和的、清一色的统统十块钱。”这里说的多少块钱是指大洋，不是当时很毛的日本钱票。刘海涛低眉顺眼地站着，听着小野公鸭噪般的声音，恨不得一个箭步扑过去掐死他。

“傻站着干吗，还不淘几个手巾把儿递过来！”马向前把烟蒂摁死在烟缸里，乜斜着眼睛说道。刘海涛知道，这是对他说的。他便在小野身后盆架上的脸盆里兑好稍热一点的水，淘洗了手巾，攥出一个热手巾把儿，先递给小野，等他擦完脸，刘海涛再淘洗手巾，递给商会的人，最后递给马向前。刘海涛虽然心里着急，该做的事却一点也不含糊。瘦成一把骨头的马向前接过毛巾把儿说：“我可告儿你刘海涛，咱们给皇军干活，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。你可知道，皇军的刺刀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，说挑出你的肚肠子只是一句话的事儿！”刘海涛急忙点头哈腰道：“主任，我时时刻刻在想着刺刀呢。”马向前擦着脸说：“想着就好，否则我也得跟着沾包儿。”

“我可以下班了吗？”

“急什么！把我们四个人的鞋脱下来，拿到外面去掴打掴打。”

刘海涛心里生气，脸上却不得不赔着笑。他紧抿着嘴唇蹲下身子，先把小野的黑卡其面的布鞋脱下来，忍着那股子酸汗味儿拎到屋外，“啪啪啪”地掴打了一阵子，然后拎回来给他穿上。给小野穿鞋的时候，他感到小野可憎的小腿短得与大腿不成比例，据说日本人为此也对身材匀称的中国人嫉恨。“有朝一日，我会亲手砍断他的短腿！”刘海涛心里愤愤地想着。他耐着性子把两个商会人的鞋和马向前的鞋也掴打了，最后站起身在一旁侍立，静等马向前发话。

马向前知道刘海涛等着他说“你可以走了”这句话，可他偏偏不说。而是将手边的手巾把儿还给刘海涛，说：“再淘淘。”刘海涛无奈，点头哈腰地接过手巾把儿，打

上肥皂又淘了一遍，然后把脸盆里的水换上新的，再把手巾把儿淘一遍，最后搭在盆架上，就又侍立一旁，继续等待马向前发话。终于，马向前伸出一只手摆了摆，意思是你可以走了，却连嘴都懒得张，眼睛只是盯着桌子上别人出的牌。

马向前曾经私下跟刘海涛说过：“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，你就把右脸也伸给他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明白。”刘海涛当然明白。他明白的不是这句话，这句话有什么可费解的？他明白的是马向前其人。

“欧儿——”街上的警车狼嚎一般拉长了声音呼啸着飞驰而过，接着传来几声带着回音的枪响：“噼啪！噼啪！噼啪！”

刘海涛的编辑室是东厢房，隔着院落正对着西厢房。他在收拾东西准备走的时候，西厢房正有人虎视眈眈地盯着他，而他却毫无知觉。

刘海涛的良民证和工作证上写的都是刘海涛，其实，没来天津以前他的本名叫梁海涛。自从进了天津，接连不断地跟父亲身边的人打头碰面，他便改名为刘海涛，今年满打满算26岁。他原来是天津北洋工学院的大三学生，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以后，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天津的北洋工学院，北平的北平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及北平研究院内迁西安，合并为“国立西安临时大学”，而他并没有跟着走，考虑到父亲工作的需要，他留在天津，在这家叫作《大天津》的杂志社谋了职，转眼已经干了五六年。

事情让刘海涛不敢想，想一想就会咬牙切齿痛不欲生。平津沦陷以后，日军占据北洋校园作为兵营，将教学用的珍贵标本和仪器全都掠往日本，将相关教学设施悉数损毁，名噪一时的北洋工学院化为乌有。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教育的摧残，是毫不客气的。他们明白“一国之本，教育为先”的道理，他们将天津的南开大学、南开中学的校园夷为平地，在北平占领清华园后，将校园转用于军事，将机械系的工厂设备用于修理枪炮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就在于重视教育，侵入中国以后马上毁灭和摧残中国教育，也真是找到要害了。

早在1937年春，刘海涛就从校刊上得知，北洋工学院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，院长李书田先生满怀希望地瞄准世界水平，拟就了《国立北洋大学筹备缘起及分期完成计划书》，计划若能实现，二十年内，北洋将分八期建成文理、工、法、医5个学院，22个系及4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。这个计划绝不是虚张声势地放空炮，那时候，北洋工学院相当兴旺。当时中国土建，水利，铁路，矿业，机械……各领域都布满北洋学生，有时整条铁路、整个矿山的各种技术人员中几乎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而刘海涛因为是文科生，就走到了今天的这个地步。

刘海涛与孔德贞，是在谋职以后因为工作而产生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；而与齐有为的关系则始自北洋工学院的时候。那时候大学里有个诗社，诗社亦有油印诗刊，刘海涛每每有了得意的诗作便送到诗社在诗刊上发表。被天津各大报纸发现以后，约稿者纷

至沓来，刘海涛这个诗名不像新星那样冉冉升起，而是犹如一道闪电，蓦然间出其不意地照亮了天津卫诗坛。北洋工学院所有的教授学生没有不知道刘海涛其名的。

班里一个家境殷实的男生齐有为对此非常羡慕，却苦于才疏学浅，一首也写不出来，但他心思很深。日军进攻天津的时候，刘海涛家房子被炸毁，老娘被炸死，家里一时非常缺钱，这时候作为富家子弟的齐有为主动站了出来，为刘海涛慷慨解囊，料理了老娘后事，还把房子盖了起来。刘海涛欠下齐有为一笔深深的人情债。欠债的滋味不好受，他急于还上这笔钱，便饥不择食地谋了职。而齐有为本来可以稳稳当当找到比刘海涛好得多的事由，但他偏偏脚跟脚进了刘海涛进的杂志社。后来刘海涛凑齐了钱要还给齐有为的时候，齐有为却坚决推辞，说：“这点钱在我们家是九牛一毛，你就别寒碜我了。”

借钱不还，不是刘海涛做人的风格，他也口气坚决地说：“你们家再有钱，终归是你们家的，我借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你这么做不是让我一生不踏实吗？”

齐有为正色道：“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你如果看不起我，我就更不能接这个钱了。因为我从来没借给你钱。你能借到钱，是老天爷给的，我不过是过路财神帮着转了一下手。”他说什么也不要，还当着刘海涛的面把借条烧了，让刘海涛既纳罕又十分无奈。

谁都不知道齐有为的心思，他有个深埋心底，对谁都不能说的雄心壮志：要跟定刘海涛三十年，要搅得刘海涛50岁前一事无成。“我不行，你也别想行。”这是齐有为每天夜里睡觉时都会自言自语的话。

这样的用心不能不说十分险恶，然而刘海涛对此一无所知。一个那么热心帮助他的人竟打定主意毁他一生，刘海涛做梦也想不到，他根本就不可能往这方面想！

刘海涛供职的这家叫作《大天津》的杂志社几年前被日本人占领和接管，成为人们明损暗骂的“汉奸刊物”，因为，这本刊物一夜之间就演变为专门为日本侵略行径歌功颂德，为日本人掠夺中国物资涂脂抹粉，为日本人残害中国人寻找借口和理由的无耻无度不良的刊物。杂志社占据着一个二进的四合院，原是一家国民党军官的宅邸，国民党撤退以后，日本人用枪托子砸开了院门铜锁，见小院很整齐很安静，还有树木、石凳，便将改头换面的《大天津》杂志社搬了进来。

刘海涛从小院里推出十分破旧、稀里哗啦乱响的自行车，刚要骑上去，西厢房的齐有为突然跑出屋子，从后面走过来一把按住了他的车把，说：“等等我，我去推车，我跟你去。”

“你知道我干什么去，就跟着我？”

“这个时间，你不是去见父亲就是会女朋友，那还用问？”

“我就不能有一点私密空间吗？”

“我不会影响你，我打一个照面就离开。谁让我崇拜你呢！”

这人怎么这么黏人啊？但刘海涛素来优柔寡断，虽然心里别扭，却没有阻止齐有

为。两个人一起骑自行车，迎着渐渐降下的夜幕，向父亲住处驰去。在两个路口，经过了两次盘查。最后来到海河边一拉溜商铺的其中一家的门前，将自行车支好落锁。这家商铺与两旁无异，按照市公署的要求，门窗的玻璃都贴了“米”字纸条，屋里头顶上吊着的电灯灯罩上蒙着黑布。推门进屋，便见迎门立着一块不大的广告牌，上面写着“踊跃献铜献铁，为了大东亚共荣圈”。显然，这一切都表明，父亲跟着市公署走，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走板。

屋里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父亲正蹲着往一块玻璃柜台上糊报纸。刘海涛蹲在父亲身边，问：“好好的柜台，糊报纸干什么？”

“刚才来了个日本人，我送他一条‘恒大’牌香烟，他心情愉快，便抬起钉着铁掌的皮鞋踢了一脚，把玻璃柜台踢了个大窟窿。”

“真他妈不是东西！”齐有为道。

“唉！”刘海涛无奈地一声长叹。

“有为，你不要这么明目张胆地乱骂，会给你和我们惹麻烦的。”父亲说。

“好的，以后我会注意的。我走了，我不打扰你们了。”齐有为在刘海涛屁股上轻拍一掌便离去。

刘海涛和父亲都没有跟出去送客。此时他们都对齐有为十分厌烦，却又不愿意生硬地得罪。父亲站起来的时候，刘海涛看到了贴在柜台上的报纸，是后来被称为汉奸报纸的《东亚晨报》，出于职业习惯，几个粗黑的标题跃入他的眼帘：《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要纲》、《讨论推进治运》、《确立华北治安迈进东亚解放》等，在右下角的广告栏里，他无意中看到了京剧名家汪晓秋的戏目《醉我南风》、《夜深沉》和《夜明珠》。职业习惯使他读出汪晓秋的话外之音，他打算抽空找一趟汪晓秋。

这时，父亲脸色阴沉地说：“以后你能不能别带着齐有为到这儿来？”

“我没想带他，他非要跟着。我又不能得罪。”

“你的嘴就那么笨，只会说憨直话不会说婉转话？”

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您得给我时间不是？”

“你呀你！我刚刚在大经路（后来叫‘中山路’）看好一个门脸，近日打算搬过去。”

“大经路天天有日本人过往，实属危险之地。”

父亲沉默了。他从口袋里摸出“哈德门”香烟，叼上一支，擦着了火柴，却迟迟没有点上火，直到烧了手。

刘海涛抓过火柴，重新给父亲点上，说：“爸，是不是弟弟海山出事了？”

父亲不说话，眉头紧皱，手上颤抖，半天才略微点了点头，两行老泪汨汨而下。

刘海涛又低声说：“刘掌柜来话儿了，说‘礼尚往来，欠债还钱’。让我立马把这话儿捎给您。您说，我应该干点什么？”

“唉！”父亲突然抹了一把眼泪，“我们不能听风就是雨，脑瓜一热任着性子擅自

行动，要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！”

“国恨家仇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！”

“咽不下也得咽，记住，一切听从组织安排！”

刘海涛咬牙切齿，手里的火柴盒被捏成了一个球。忍着，忍着，几时是个头啊！

父亲催促刘海涛赶紧离开，回自己的寓所去，短时间都不要再来这里。刘海涛不想走，父亲便拿起两盒“哈德门”揣进刘海涛的口袋，硬是把他推了出去。

刘海涛无奈，出得门推了自行车刚要骑上去，两个巡街警察截住了他，浑身搜他，便将他口袋里的两盒烟顺走了。刘海涛强忍着一言不发，回身朝他们的背影吐了口唾沫骑上自行车就走了。此时，年轻的女画家孔德贞也许正在寓所里坐等他的到来。

刘海涛为掩饰身份，在南门外大街的日租界与一个经常给《大天津》投稿的言情小说作家万家铭的一家三口合租了一个小院。这个小院总共四间屋，两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库房，卧室都是里外间，厨房和库房是两家用合。

他们这个小院的邻居，就是一家日本人。男人好像是商界的，女人在家里带着两个男孩。刘海涛经常见她穿着浅色和服和木屐，站在街上娇声娇气地招呼：“阿嘎江，阿路内，一马拿斯嘎！”好像是招呼孩子回家吃饭的意思。日本投降后，刘海涛亲眼见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背着破筐拾毛毯（捡破烂）的男人用带着钉子的竹棍，在这个日本女人脸上狠狠乱钉，直钉得鲜血直流。此为后话。

齐有为也在附近租了房子。论理，齐有为家里趁着三个连体三进的四合院，打着滚儿住也住不完，他却偏要追随着刘海涛，要获得与刘海涛相同的生活体验。当然，他的更深一层的念想是没法说出口的。他经常到刘海涛家里来，不光和作家万家铭十分熟识，还与邻居日本女人打得火热，曾对刘海涛夸口：“海涛，你几时遇到麻烦，我可以请日本人帮你。”那年月，与日本人成为朋友，是让一些人感到荣耀的事情。有一次，齐有为还把那个日本女人领到刘海涛家里，介绍他们相认。说这个日本女人正在学习中文，以后说不定会经常来请教刘海涛。

“谁让你国文底子厚实呢！”

刘海涛心里那个堵啊，可是，人家一直在捧着，你能说什么？你能不讲方式地直截了当地得罪那个日本女人吗？你能说清那个日本女人身后站的是日本商人还是日本特务？要报国恨家仇也该从长计议，听从组织上安排不是？

夜晚，女画家孔德贞在来刘海涛寓所的路上遭遇了两个便衣特务的拦截。

“良民证！”一个便衣伸手就摸孔德贞的胸口。

“干什么？”孔德贞奋力推开便衣的手，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良民证。

“天这么晚了，干什么去？”另一个便衣快速伸手摸了她的脸颊一下。

“摸什么？没见过女人吗？”孔德贞愤恨地收起良民证夺路欲走，两个便衣嘻嘻笑着，挡住她的去路。

“急什么？陪我们俩说说话再走。天这么冷，我们俩在外面溜达，容易吗？”

“我可告诉你们，我是治安军副司令孔令诚的亲侄女，小心你们的鸟食罐儿！”

“嘿嘿，吹牛X谁不会！我们不吹，我们告诉你实话，我们是日本特务总队长官雨宫巽的部下。既然你是孔令诚的亲侄女，对雨宫巽总该有所了解吧？”

“我没时间跟你们闲扯，放我走！”

“走？没那么容易。不聊上半小时你甭想走！”一个便衣又伸手摸了一把孔德贞的脸颊，孔德贞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，但眼下却又一时想不出对付他们的主意。

孔德贞比刘海涛小两岁，亭亭玉立，风度翩翩，正当青春花季，椭圆脸，细长的眼睛，梳着时下知识女性非常时兴的荷叶头，脖子上总是围着一条浅驼色的毛围脖。说话的时候总是“仨大钱俩手攥着，一是一二是二”，简明果断，落地砸坑。

她毕业于坐落在天津市中心三岔河口的北洋女师范学堂。她追随刘海涛的诗名至少小十年了。上中学的时候读刘海涛的诗，上大学以后又读刘海涛发在《大天津》上的文章。她非常信奉时下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话：“出名要趁早。”她崇拜刘海涛的诗名，也幻想自己能在天津画界站住脚。她曾经来到杂志社对刘海涛说，他写诗便激情四溢，写文便严谨温润。及至谋面，又一派名人气质大家气象。直说得刘海涛满脸通红，心脏怦怦乱跳。他还真没让人这么直白地夸过。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很感性却又温吞水的人，写诗往往是兴之所至，写文章又往往是急就章。几首小诗谈什么“名人”，几篇小文谈什么“大家”？从来没觉得自己像孔德贞所夸的那样。

刘海涛把孔德贞的情况说给父亲的时候，父亲立时冷下脸来：“你不要和这样的女子撕撕扯扯，一来咱家和她们不匹配，两家人不可能走到一起；二来对咱们的工作有影响——接触时间长了你总会流露出一些情绪，或工作上的蛛丝马迹，你知道她几时会把你举报给日本人啊？”刘海涛听了这话频频点头，知道父亲的担心不无道理。怎奈事情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。孔德贞从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马向前那里要了刘海涛的住处，便不时来寓所坐坐，拿些插画的业务。其实，她并不缺钱。她父亲是盐商，叔叔是天津卫声名远播的伪治安军副司令孔令诚。如果她父亲给杂志社一笔广告费的话，她的画会随便登；若是来损的，让孔令诚出面压杂志社一下，马向前还会把所有的插画业务全给她，还不敢不给高价，根本用不着她自己抛头露面。但孔德贞坚持自己的做人做事原则，对父亲和孔令诚从来都只字不提，只是就画论画，以自己画品的质量谈价格，以自己的实际能力揽业务。对孔德贞，刘海涛是没法拂逆的。

孔德贞正在被两个便衣纠缠不休的时候，刘海涛骑着自行车经过这里，在昏黄的路灯下，他一眼就认出了孔德贞，而且，知道她遇到了麻烦，便急忙滚鞍下车，虚张声势道：“嘿，孔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孔司令说好今晚见面的，你怎么能在这里耽搁着呢？”

孔德贞看见刘海涛来了便像见到救星，急忙说：“是啊，这两个浑球儿死缠着我，不知道锅是铁打的，看这意思非要把我叔叔请出来他们才放我走。”

刘海涛道：“德贞，你甭生气，他们是跟你闹着玩儿呢。走，上我的车。”

刘海涛蹬起了自行车，孔德贞抓住刘海涛的衣服，一纵身就坐在了自行车后架上，自行车便快速驰了起来，把两个便衣甩在了身后。

……

父亲经常悄悄地向刘海涛讲述天津近年来的林林总总，曾经告诉刘海涛，你现在看到的破败的街道，凋零的商铺，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街坊邻里，并不是老天津的真实样子。只是因为几年前，天津这座繁华的华北地区的经济文化重镇，在“卢沟桥事变”以后陷入敌手，惨遭蹂躏。当然了，国民党驻天津的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在李文田的带领下，与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激战，一度攻占了天津东站、北宁铁路局、烧毁了东局子停机坪上日军十余架飞机，并且包围了海光寺兵营，攻进了日租界，应该说战绩不错。但终因寡不敌众，武器也不够凑手，告败撤出天津。

那时候，天津城里一片火海，浓烟四起，房屋倒塌，老百姓哭号连天。当天死于战火的市民就有2000多人，难民10万以上。南开大学被日军泼油纵火，烧成一片瓦砾。事后当局统计，天津沦陷的当天，市区被毁的房屋达到2500间，日军破坏和强占的校舍有377间，摧毁企业、工厂53家，财产损失达2000万元（大洋）之多。若干年后，这个数字十分平常，而在当时，差不多是令人捶胸顿足的天文数字。

父亲也告诉刘海涛，在时局非常艰危的情况下，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、彭真做出了重要决定：凡不能在平津立足的共产党员和抗日人员，都要撤出并设法到乡村拿起武器打游击。按照这一指示，天津市委决定：除留下少数人员坚持市内地下抗日工作外，要组织其他党员、“民先”成员、救亡团体成员聚集到英租界，分批乘英船离津，一路经大后方转至太原、延安；一路去河北保定转至八路军游击区；一路南下走津浦线到东光一带开辟新区。市内只留下小站、王兰庄、西北乡三个党支部和市内极少数党员、“民先”队员坚持工作。

于是，在距离南市不远的海河边，有一家不太起眼的杂货店，父亲租了下来，起名叫“周家栋商铺”。后来刘海涛知道了，这是党组织留下来的一个地下交通站。父亲便是站长。父亲原名叫梁雨松，是时五十四五。他是不是党员刘海涛始终不知道。在那个时期，刘海涛曾经对父亲说，我想加入共产党，父亲冷漠地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你在党外工作会更方便。”从父亲的口气，刘海涛猜想，父亲应该是党员。

刘海涛家原先五口人，大哥梁海天长得高大威猛，很早就出去谋生了，后来影影绰绰知道他参加了八路军，是冀东声名远播、威名赫赫的一个八路军团长；弟弟梁海山长得圆头圆脑活泼可爱，是个采购员身份的地下交通员。刘海涛在杂志社工作，也算交通员，但实际身份并不确定，只是经常配合父亲做些事。日军攻入天津的时候老娘被炸死，现在家里剩下四口。梁家后来被上级党组织命名为“抗日之家”。对外，父亲的名字不是梁雨松，而是周家栋周掌柜，而梁海山的名字是王三。因为工作非常隐蔽，这个

地下交通站已经正常工作了好几个年头，从没出过差错。

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，日寇在华北地区的统治更加凶残。党组织动员父亲，让刘海涛和弟弟都撤离天津，奔赴八路军游击区。父亲一番犹豫，就与他们俩商量，结果他们俩谁都不愿意离开父亲，发出死誓：要活一块活，要死一块死，坚决与父亲风雨同舟！因为，他们俩深知父亲的艰难。

既然不想走，该工作就要工作。深秋，冷风飕飕，枯叶满地滚的时节，市里党组织有一份重要情报需要送到蓟县。蓟县地处天津正北，距离有110多千米。弟弟梁海山套好大车，打算顺便捎些山货来，穿起夹袍，将袍角煞在腰里，外貌憨厚而精干。大青骡子“咳儿咳儿”地打着响鼻，精神抖擞，出了城就撒开四蹄蹿了起来。

临近蓟县县城的时候，梁海山猛地发现日军在卡口检查过往行人的时候，不论男女，都要脱光衣服只穿短裤在冷风里站着，连衣服上的每一个补丁都要撕开仔细搜查。那时候有的人没有短裤，便赤条条裸体站着，样子实在砭碜。这种情况梁海山还从来没有经历过。他想退回去另选路径，但已被好几个伪军围住。梁海山不敢迟疑，在掏出良民证的时候，就把夹在夹袍补丁里的那封信抽出来填在嘴里，快速吞下。这个举动被一个小鬼子看在眼里，他二话不说，从身边一个伪军手里夺过大枪朝着梁海山肚子就是一刺刀。当时梁海山一声没吭便倒在地上。随后，这个小鬼子让伪军动手，将梁海山的肚子剖开，从他的胃里取出那封信。而那封信是从杂志上撕下的一页纸，是用米汁写在铅字的字里行间的，经过胃液化学反应，米汁早已不复存在。

小鬼子把这页纸拿回据点研究，什么都没研究出来，便恼羞成怒，将梁海山的尸体用石磨碾成肉泥，抛入河里，以解心头之恨。其形其状令人撕心裂肺，惨不忍睹。还在各个卡口和县城里贴出告示：谁藏匿八路军的情报，谁就将与王三一个下场。消息悄然传回天津城，刘海涛和父亲悲愤不已，痛苦不已！父亲老泪纵横，后悔自己没有把梁海山送到八路军游击区去，一夜之间全白了头发。刚刚五十四五，已然白发苍苍。消息自然也传到了冀东八路军团长梁海天的耳朵里，梁海天一刀砍倒了一棵胳膊粗的大树！

一个来给梁海天送情报的交通员这样描述说：作妖的小鬼子叫桥本鸠夫，是日本宪兵中队长。他本来驻守在蓟县北部。此部山区原来驻有日本人的两个据点，一个是驻在下梢的大冢警备队，另一个是驻在上梢蓟、遵两县交界处的桥本宪兵队。这两个队东西相对，遥相呼应，对蓟、遵两县和北部山区形成封锁，对八路军抗日活动威胁极大。驻守在此处的中队长桥本，是蓟、遵一带最为出名的杀人恶魔。虽然桥本总部驻守在遵化县境内，但是他每次扫荡、清乡，都要越过遵化，途经蓟县至冀东，而且走到哪里都要杀人放火，气焰极其嚣张，手段极其残忍。不管是八路军、地下党还是普通群众，只要落入他的手里，没有一人能免遭荼毒，或是被火烧、被灌凉水灌煤油和辣子面，或是被刺刀挑、枪毙，甚至是在大庭广众面前用铡刀把人活铡了。在不长的时间里，被他亲手迫害致死的群众和八路军、地下党就达数十人，致伤致残的更是不计其

数。一时间，蓟县北部山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，很多老百姓一提“桥本”二字便谈虎色变。

而上级领导这样对梁海天说：现在沦陷区的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，四处打听八路军的去向，焦急地询问，像桥本这样的恶魔为什么还不赶紧铲除？他们纷纷派代表来到冀东抗日根据地，向八路军诉说，发出请求——铲除桥本这个恶魔，越快越好！而眼下，桥本被调到蓟县南部，距离八路军主力比较远。

梁海天看着墙上的地图，在上面标上一个惊叹号。“首长，我们必须坚决铲除桥本这个恶魔！”梁海天表情痛苦地向上级领导请示。

“对，你和我们想的一样，必须坚决打击蓟县敌人的嚣张气焰！”上级领导明确表态。但又同时提醒梁海天，“桥本既凶残又狡诈，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既打狼，又不要让狼咬伤。”

“是！”

梁海天一番沉思以后，找来山区游击队长姜其武一起研究，分析当时的敌我势态。姜其武来自天津南郊咸水沽，也是北洋工学院的肄业生，脑筋好使，对天津城郊也十分熟悉。他认为桥本驻在蓟县南，一旦我军发起进攻，蓟县左、右和蓟县中的日本宪兵、警备队，就会迅速增援，并对我军形成合围之势。到那时，即便我军达到战斗目的，也将付出惨重代价，甚至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，所以必须选择一个万全之策，做到一战必胜，速战速决，安全撤离。二人一致认为这场战斗只能智取不能强攻。梁海天道：“这样好不好？咱们先‘引蛇出洞’，迫使桥本离开他的巢穴；而我军提前在其必经之路做好埋伏，一举将其全歼。”

姜其武道：“对，‘围点打援’，这应该是上策。”

他们了解到，蓟县的伪县长丁五金，是蓟县东丁村人。村中有一个伪军据点，丁五金每次回家探母，都住在那里，除此以外，丁五金还是蓟县剿共总司令，日军倚重的大红人，还是与恶魔桥本磕过头的把兄弟。从丁村据点到蓟县南的桥本中队，有一条专用电话线，只要据点一有情况，桥本马上就会乘卡车赶过来。梁海天兴奋地在姜其武肩膀上拍了一掌：“就利用丁五金与桥本的这种特殊关系，你先带领游击队佯攻丁村据点，逼迫丁五金向桥本求援，只要桥本增援丁五金，势必会抄近路。我们八路军主力团就在这条路两侧提前设伏，届时全歼桥本！”

姜其武胸有成竹，连连点头。

“围点打援”的基本方针就这么定了。

立冬之前，梁海天得知，丁五金将于立冬之日回家探母。天津人有个民俗，就是立冬之日吃饺子。丁五金将带着白面、肉馅来丁村母亲家包饺子。于是，立冬这天傍晚，梁海天率领全团主力，秘密到达了从蓟县南到丁村的必经之路，与姜其武带领的游击队会合。这条路东部有山有树，撤退时可以迅速消失在大山中。

天一擦黑，姜其武便和游击队员们裹紧绑腿，带好弹药，沿着山路溜儿小跑，秘密潜至丁村村外的预定位置。丁村据点的门朝南开，游击队员们在据点东南至西南五里许的正面，呈扇面形在丁村北面的一片稻地里散开，然后悄悄接近。他们有的是一个人一个位置，有的是两个人一个位置，就地隐蔽，准备在后半夜拂晓之前主力部队完成设伏时，便向丁村据点发起佯攻。

按照部署，八路军的主力团工兵分队趁着夜幕抬着四个“对火雷”来到路边设雷，任务是在桥本部队完全进入八路军伏击圈中心后，将地雷引爆，炸毁道路，阻止敌人乘车逃窜。“对火雷”体积很大，长方形，有两米多长，半米来宽，重达二百多斤，需要四个人用木杠抬着走。“对火雷”里面有几根电雷管，雷管四周填满黄色炸药，把电雷管两极的电线相应接在手电筒的正负极上，只要把手电筒底盖拧紧，就能引爆地雷，所以人们称之为“对火雷”。这种地雷虽然体积大，有些笨重，但威力惊人，用来炸毁道路、桥梁效果非常显著。

子夜时分，梁海天设伏完毕。这条路的西边是个老百姓的村庄，村南、村北都是河。梁海天认为日军遇袭以后向西边村里撤退的可能性极小，他们要么反击，要么向南突围。基于这种设想，梁海天决定以这条路为主战场，另在南部设伏。一旦日军南突，便就地歼之。另外，安排几名被我军俘获的伪军，设伏在伏击圈两侧的山坡上。这些人曾经在桥本手下干过，对桥本的长相非常熟悉，他们的任务是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辨认桥本出现以后的精确位置，通过电台通知神枪手。神枪手设伏在这条路两侧的山坡上，将在有效射程内在第一时间把桥本击毙。这些年来，梁海天的主力团在实战中培养了一批神枪手，专门用来在战斗中狙击敌人的指挥官和军旗，一旦完成这两项任务，立即撤离战场雪藏。此为梁海天的“撒手锏”。

为了避免误伤当地群众，在这条路设伏的部队事先通知方圆左近的村民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准出屋。还派出警戒人员，对因事外出的群众坚决拦回。

拂晓，姜其武带领游击队，准时对丁村据点发起了佯攻。当时的游击队员们都是从村里挑出来的精壮小伙儿，是八路军的预备兵员；而武器弹药却极其匮乏，每一粒子弹都非常宝贵，因此不敢随意放枪。为了节约弹药，他们打响第一枪后，轮番打排子枪，造成火力密集的假象迷惑敌人。姜其武事先还命人准备了很多鞭炮，把鞭炮放在铁筒里燃放，炒爆豆一般的鞭炮声与排子枪声混成一团，听起来像是大部队对据点发起猛攻一样。“噼啪！噼啪！噼啪！”排子枪子弹颗颗飞向伪军据点的门窗，有的子弹就钻进了据点的射击孔里，正在惊恐万状往外打探的伪军就有被撂倒的。在据点里和伪军吃喝的丁五金一听枪声如此密集，身边还有伪军士兵受伤或被打死，就真以为八路军的主力团来了，直吓得魂飞魄散，浑身筛糠。他哆哆嗦嗦地撂下酒瓶子抓起电话机，恳切地向桥本求援。

“巴嘎！”桥本一听说八路军围攻丁村据点，立即一声大叫，但他没有冲动，而是叮